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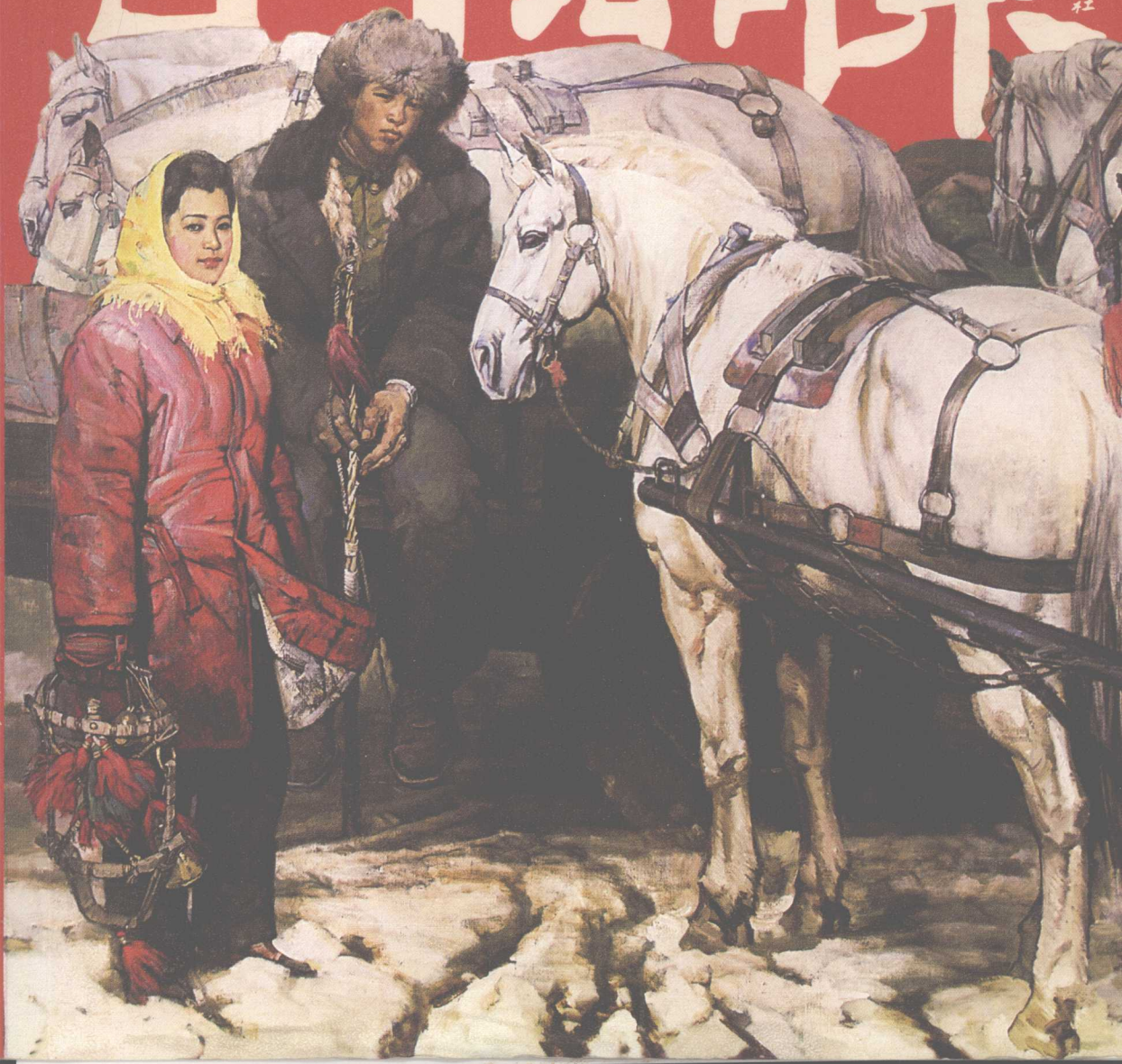
丁志阔 著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讲述悲壮曲折的  
东北家族故事  
展现百年关东  
沧桑巨变的历史长卷

长篇小说文库  
文学馆

# 百年關東





# 百年 關東

丁志闊 著

① 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关东 / 丁志阔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 
2008.4

ISBN 978-7-5008-4084-8

I. 百… II. 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0363 号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62350006(总编室)

(010)82075934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45450 62005042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90 千字

印 张: 15.5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# 引子 001

当日本人的钢刀插进单四虎子的胸膛时，他痛苦地歪过头来，无意中看到了人群中的秀珍和孩子，在生命弥留之际，单四虎子想起了若干年前被他拖进树林的那个女人，也看到了小张宝那亲切熟悉的面孔。这一刻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笑了，带着一丝无人察觉的满足，离开了人世间。

## 第一章 婚嫁 006

单志刚对这一天可谓是期盼良久，等新娘子和衣躺下他就暗算着这一夜怎样将她压在身下。可偏偏天不遂人愿，东北有个旧习俗，新婚之夜要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随同新郎新娘睡在一起，名曰压炕，意为将来能够儿孙满堂，幸福美满。

## 第二章 偷情 021

一连几天，二嫂的心里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，她感到无比恶心。首先她恶心自己怎么能做出如此有悖人伦的事情来，她更恶心李福平平日里看起来道貌岸然，像一个长者的样子，谁知道却是一个衣冠禽兽。二嫂的心里充满了惶惑不安，尤其在面对志海的时候，那眼神都开始漂移起来，有那么几次因为走神，都将碗打翻在地。

## 第三章 创业 049

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单志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宣布了十条纪律，其中包括任何人在干活时不能迟到，不能早退，不能窝工，不能做与劳动无关的事情，而且要保证劳动质量。如果在下种时，发现有多下或者少下的，或者在间苗时，发现有间稀或者间密的，那么将会被毫不客气地扣除工分。生产队安排专人负责生产质量的检查。

## 第四章 女知青 061

直到所有的知青都返回城里后，聂小雨才最后一个踏上了回城的路。那已经是1978年的事情了，那时文化大革命也已经结束了整整两年。聂小雨返城的那一天，单志刚还有小兰，以及屯子里许许多多的乡亲都来送她。那时聂小雨拎着简单的行李，回头望了望生存了近十年的小山村，感慨万千。

## 第五章 歧途 097

这身陷赌潭的人，往往就是这样，就像鬼迷了心窍一样，总想着能够翻本，结

果却是越捞越深,最后终致一无所有。单志刚就是如此,显然他对这一利害关系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,依旧做着他的发财梦,嘴上答应着小兰,心里面却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,妄想着还能像个英雄汉一样,从哪里跌倒了,再从哪里爬起来。

## 第六章 外面的世界 131

二蛋子常常坐在未建完的高楼上,远眺城市里熙熙攘攘的车流,心中充满了期望。他真希望有一天这里能有他的一处栖息之地,他不知道这一栋栋高楼大厦中都住的是些什么人,但是他多想自己有一天也能住在这里面。他当然不敢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,他怕人家笑话他不知深浅。他会把这种梦想深深地埋在心里,并且为之默默地努力着。

## 第七章 婚变 166

海燕的生活依旧每天过得像一潭死水一样,没有一点生气。尽管二蛋子在临走之前,已经嘱咐了志江和大嫂,让他们对海燕好一点。但两位老人长时间以来,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,对海燕的态度很难从根本上改变。海燕觉得自己要疯了,再这样下去她都担心自己会得什么疾病。不知道为什么,海燕总期望着日子能有一些改变,但究竟是改变什么,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## 第八章 自由恋爱 218

关于大龙和丽颖死也要在一起的事情,真是让两家人伤透了脑筋,两家人都看出这两个孩子轻易拆不散了,那李强甚至为这事将丽颖吊起来打,边打还边说:“我就是打死你,也不让你嫁到单家去,绝不给单家的人当牛作马。”丽颖也真是好样的,任凭爹怎样打就是不服软,一口咬定了这辈子非大龙不嫁,气得李强恨不得真的将这个不听话的女儿活活打死。

## 第九章 灵魂的拷问 235

海燕有时候会瞎想,如果不让我死,那么就让大牛死吧,这个魔鬼一天不死,就一天也过不上好日子。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对大牛诅咒起来。诅咒他出点什么事端,让他丧失打她骂她的能力,那么即便侍候他,她也认了。

## 结局 243

这片黑土地生了我、养了我,给了我血脉和灵魂,所以我要告诉世人,在这片黑土地上,曾发生过多少悲壮的故事,又有多少优秀的关东儿女,付出了自己的血汗和生命!

# 引子

单四虎子死了，死在了日本人的钢刀下。他的死没留下什么，只留下了一个儿子，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女人对他无尽的爱与恨。东北沦陷后，有多少优秀的关东儿女，为了民族大义，摒弃了儿女情长，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也许这一段故事，不仅能够引出一个个家族的历史，更能勾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久远回忆，当然，还有对我们无数优秀关东儿女的景仰与缅怀……

民国十一年腊月，关东长白山腹地，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雪，天终于放晴。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碎花棉袄、厚厚的棉裤，走在雪后的山坳里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急匆匆的样子，身后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足迹。此刻，那西北风嗖嗖地刮着，吹在脸上是火辣辣地疼，像鞭子抽打了一样。天很冷，呼出的白色哈气在眉毛和围巾旁边凝结成厚厚的一层霜，这是东北才有的寒冷天气。冷得让人心里打战，冷得让人一刻也不想停留，女人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女人名叫秀珍，是靠山屯大户张富贵的媳妇，此刻她正心急火燎地从娘家往回赶。她男人说好了今天要出趟远门，让她早些回去看好宅院。

行至下洼处的一片老树林，忽然从林丛中跳出一个人，大喝道：“谁家的娘儿们，到哪里去？”秀珍吓了一跳，定睛看时，却是一个彪形大汉，生得是虎背熊腰，一脸的凶相。秀珍心中暗道不好，这年头兵荒马乱，莫不是碰到了土匪。果不其然，秀珍一眼就瞧见了那人腰间别着那黑乎乎的物件儿，分明是两把短枪。

东北的女人天生性情火辣，秀珍故作镇定地回答：“这位大哥，妹子是前面靠山屯人，前日回娘家探亲，不想大雪封山，隔在了娘家，正着急回去，求大哥行个方便。”

汉子扫了秀珍一眼，问道：“靠山屯谁家的女人？”

秀珍答道：“屯东张富贵家的。”

汉子眼前一亮：“张富贵什么时候又讨了这么一个俊俏的小娘儿们？实话对你说，你要是别家的女人就放你过去了，张富贵的女人不行，好歹都要陪大爷玩玩。”

说罢匪徒就将秀珍往密林里拽。

秀珍大骇，吓得大喊大叫：“你要干什么，救命啊！救命啊……”嘴上叫着，手上拼死挣扎，誓死不从，她对着汉子又抓又挠，撕扯之中，只听嘎哧一声，不但将那汉子的棉袄扯破，而且把他的手背抓出了一条长长的血印子。

汉子一惊，双手一松，秀珍趁着这个空隙挣脱出来，赶紧拼命向靠山屯的方向跑去，谁知刚跑出几步，突然身后一声枪响，似在耳边炸开了一样，秀珍吓得登时立在了那里，再也不敢往前迈步。回头望时，却见那汉子手持双枪，不紧不慢地走上前来，枪管处还隐隐冒着青烟。

汉子也不说话，只是看了秀珍一眼，就将那双枪插入腰间，然后将秀珍拦腰抱起，走进林子里一处背风的凹地，找了一块枯草多的地方，将秀珍放在上面，就开始解秀珍的裤带。秀珍死命拽着裤带不撒手，嘴上哀求道：“大哥您就放过我吧，您祖上积德，下辈子一定享受荣华富贵。”那汉子一边呼哧呼哧地撕扯秀珍的衣物，一边粗声大气地说：“老子活的只是今生，哪管那下辈子的事情。”

秀珍知道此劫已是在所难免，不禁将头歪向一边，两行绝望的泪水潸然落下。

汉子终于费了好大的劲儿将秀珍的裤子拽下，露出那粉白的一截身子时，禁不住咽了咽口水，然后迅速地脱下自己的裤子，挺着自己的孽根，长驱直入。

身下，秀珍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。

当汉子终于心满意足地从秀珍身上下来时，秀珍依旧木然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眼神呆滞地望着头顶的天空。汉子看了看满脸泪痕的秀珍，似心有不忍，将她的裤子往上提了提，说道：“哭啥？大爷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的人，碰着我也合该你倒霉，今天饶你不死已是你的幸运。”

说话间汉子从腰间抽出一个烟袋，熟练地点着之后，居然吧嗒吧嗒抽起了旱烟。说也奇怪，此刻那西北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，太阳照在冰清玉洁的雪地上熠熠闪光，竟然让人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到有一丝温暖。

秀珍见汉子已经完事，再待下去恐怕凶多吉少，便从那雪地里爬起，一边抽泣着，一边整理衣襟。

当秀珍穿戴整齐，转身要走时，汉子发话了：“你等一下！”

秀珍站住，那汉子将烟袋锅往旁边的树上磕了磕，然后站起身，来到秀珍身旁，说道：“你是大爷我这辈子见到过的最水嫩的女人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也是靠山屯的人，别人常说的单四虎子就是我！”汉子说完之后，也不理秀珍，简单收拾了一下那身行头，然后踩着雪地，低着头咯吱咯吱地走了。

关于单四虎子的故事，秀珍早有耳闻，他老家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，单四虎子在靠山屯单家五兄弟中排行老四，因为不堪忍受家境的贫寒和战乱之苦，十七岁就上山当了土匪。虽然他和秀珍同属于一个屯子，但由于秀珍嫁过来的时候晚，所以从未与他谋过面。不过却听张富贵说，单四虎子早年在他家做过长工，因为不满张富贵的苛刻，还与他发生过冲突，后来索性长工也不做了，就上山当起了土



匪。这也是单四虎子为什么一听说秀珍是张富贵的女人，就心中有怨恨的原因。

秀珍望着单四虎子远去的身影，心中长吁了一口气，虽然下体还隐隐作痛，但这兵荒马乱的年代，遇到这档子事情，也只能自认倒霉。

秀珍衣衫不整地回到家里，张富贵正端坐在炕上喝酒，旁边一个通红的炭火盆上，罩着一块铁盖帘，帘子上一块烤肉正滋滋地冒着油，闻起来浓香无比。

张富贵见秀珍才回来，心中不满地问：“怎么才回来？”秀珍没有回答，对于这个大他十几岁的男人，她谈不上什么感情，同那个年代的很多女人一样，张富贵家境富裕，再加上先房的女人得痲病死了，所以就嫁给他做了小老婆。

张富贵见秀珍没有理他，抬起头来刚想发作，见秀珍衣衫不整的样子，便心有疑惑地问：“怎么弄成这副样子？”秀珍正心中有气，暗想你不去接我，却一个人在家里喝烧酒，要不也不会造成如此后果，便瞟了张富贵一眼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没什么，路上遇到狼了，一路跑的。”那时候东北农村豺狼虎豹比较常见，张富贵对此也并不怀疑，只是再瞅了秀珍一眼，继续喝他的酒去了。

两个月后，秀珍竟发现自己身怀有孕。

自怀孕那天起，秀珍心里面就充满了忐忑，因为嫁给张富贵已经两年了，那平平的肚子就从未见过任何动静，偏赶上此时怀孕，会不会……

秀珍不敢往下想了，她越想越害怕，可是越怕什么就越有什么，后来怀胎十月终于产下一子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秀珍发现张宝越来越不像张富贵，倒和那单四虎子仿佛一个模子做出来似的。倒是张富贵满天欢喜，将孩子取名为张宝，意为老来得宝的意思。秀珍知道老天和她开了一个大玩笑，对此她充满了无奈，但无奈归无奈，一个弱女子除了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外，又能怎样呢？

张富贵对此好像浑然不知，依旧把张宝当个宝贝似的娇生惯养着，想来也难怪，那秀珍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，向来作风正派，自然也引不起张富贵的半点怀疑。

只是此后秀珍多了一件心事，她闲暇之余总爱打听屯西单家的事情，因为有一人总让他放心不下，那单四虎子已经在她的心里占有了重要位置，她祈祷他别出什么意外才好，在心里总是惦记着他。

1931年，日本入侵东北以后，秀珍听说单四虎子挑起了反日的大旗，专门和日本人作起对来，秀珍就在心里更加敬佩他。后来听说单四虎子亲手杀死了好几个日本兵，日本人红了眼，四处抓捕他。这时张家也发生了一些变故。张富贵由于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富户，那造反的穷人要分他的房子和土地，张富贵害怕了，索性投靠了日本人，并且向日本人告了密。日本人抓不到单四虎子，就拿单家的老

小出气，整个单家也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，一家老小十二口人全部惨遭杀害。

单家人被杀害后，秀珍也彻底和张富贵反目，质问是不是他告的密，张富贵不置可否地说：“这单家的人都是孽种，天生就知道造反，这样的人家不斩草除根，以后免不了成为祸害。”

秀珍摸着张宝的脑袋，心中充满了憎恨，暗想张富贵做事如此毒辣，恐怕不会有好下场。

果不其然，一天傍晚，张富贵从镇上喝完酒回来，路上突然遭遇不测，竟被割断了脖颈，死状甚惨，事后大家都说是单四虎子干的。

后来听说单四虎子的部队越干越大，还加入了抗联，归杨靖宇将军直接领导。那一年在日伪兵的前后堵截下，抗联部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，由于叛徒出卖，单四虎子被捕了，日本人将他押到了屯子里，当着全屯人的面对他严刑拷打，那堂堂五尺高的汉子，愣是没吭一声。

秀珍领着张宝去了，站在人群里，含着泪望着那永生难忘的一幕。日本人让他说出抗联其他人的下落，他挺着胸膛，圆睁着怒目，将一口唾沫正吐在那翻译官的脸上。

日本人愤怒了，用钳子将单四虎子的一口牙齿一颗颗地拔下，直拔得鲜血淋漓。秀珍站在人群里不忍心再看下去，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，面对着日本人大声咆哮：“我操你妈，小日本，老子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”那满嘴喷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。

张宝被吓哭了，秀珍怀搂着张宝小声说：“孩子，你不要哭，你要记住这一幕，记住这个浓眉大眼的叔叔，他不是孬种，他是英雄。”

日本人对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无可奈何。当日本人的钢刀插进单四虎子的胸膛时，他痛苦地歪过头来，无意中看到了人群中的秀珍和孩子。在生命弥留之际，单四虎子想起了若干年前被他拖进树林的那个女人，也看到了小张宝那亲切熟悉的面孔。这一刻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笑了，带着一丝无人察觉的满足，离开了人世间。

# 第一章

## 婚嫁

说到东北，不能不提到那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大火炕，一家子人挤睡在那火炕上，即便是寒冷的冬天，也特别地暖和。有关大火炕的故事有很多，尤其在最困难的岁月里，发生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，那时候因为贫穷，加之人口众多，往往一家三代人都挤住在一铺大火炕上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火炕住久了，孩子们长大了，那婆媳之间的矛盾，妯娌之间的争斗抢抢，都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。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，就该分家了。

关于分家，关于大火炕，关于大火炕上发生的故事……已经成为那一代人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！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一转眼数十年过去了。

这一年的春天，柳枝萌芽，小草吐绿，春燕回归，冰雪融化，整个关东大地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地处于松嫩平原上一处叫上河湾的小镇，勤劳的关东人民正在备耕生产。

社员们下地早，在队长的带领下，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。单志刚迈着慵懒的步子，扛着一袋苞米籽无精打采地跟在队伍的最后面，也许是早上没有吃饱饭的缘故，他孤单的身影略显单薄。这是解放后比较困难的一段时期，吃不饱饭已是平常事，人们常用那榆树钱和山野菜熬玉米面粥喝，单志刚总觉得那肚子刚刚沾了一点粮食，却又够不到底。那时单志刚想，若是能吃上一顿刚出锅的热乎乎的黏豆包，再就着一盘拌着辣椒油的萝卜咸菜，那该有多好啊。可现在对他来说，就这简单的要求都是一种奢望了。

现在，单志刚已经厌倦了这种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，那可怜巴巴的工分，怎么也激不起他生活的兴趣。他有些怀念上学的光来，让他引以为自豪的是，初中的最后一年，他参与了大串联，跟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们去北京看了一次毛主席。这是有生以来最让他激动的时刻，虽然那天天安门广场上是人山人海，他也没有真正看清毛主席的面孔，但这次出行让他真正见了世面。回来后，他一直不甘心在黑土地上耕作一辈子，总觉得自己应该是属于外面世界的人。可现实是残酷的，初中毕业后，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依旧一头扎在这肥沃的黑土中，靠着辛勤劳动来养活自己。

想到这里，单志刚禁不住唉声叹气，他抬头看了看头顶的天，觉得那天都是灰色的。

单志刚沮丧至极，他不知道从此后，该靠什么改变自己平淡如水的的生活。无聊之中，单志刚抬头望向前面人群中正稀稀拉拉前行的队伍，猛然瞧见人群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的心开始狂跳起来。没错，是小兰——那个让他朝思暮想的

姑娘。可她不是正上中学吗？怎么也来下地干活了呢。想到这里，单志刚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，几步赶了上去。

“小兰，你怎么也下地干活了？”

“嗯，我爹不让念了。”小兰看了单志刚一眼，脚下的步子依旧没有停。

“可你学习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爹咋就不让你念了！”

“嗯，我爹说我家成分不好，念了也白搭儿。”

单志刚哦的一声，停下了脚步，似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。但转而，他又三步并作两步地赶了上去。

自从小兰也当了社员之后，单志刚觉得原来枯燥乏味的生活开始有了色彩，干活也有劲了。有事没事他总爱和小兰说话，尽量帮小兰干一些重体力活，小兰对单志刚的主动献殷勤也不表示反感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打得火热。

单志刚和小兰处对象的事情，上河湾公社李家屯尽人皆知，但是两个人的亲事却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。小兰爹的理由是单家穷，单志刚的大哥和二哥好不容易才娶上媳妇，现在一大家子人挤在三间草房里，嫁给他都没有住的地方。

而单志刚的父亲单宝反对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，小兰家的成分不好，小兰他爹解放前曾在村公所做过事，若是再开个批斗会啥的，单家也会跟着受牵连。

在那个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年代，两个年轻人的婚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。

幸好事情最后峰回路转，单志刚的奶奶出了面，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，点着儿子单宝的脑门说，你这个不肖的东西，现在居然嫌弃起别人家的成分来了，就你的成分好，忘记自己当初是什么出身，孩子们不记得，难道连你自己都不记得？

一席话说得单宝冷汗噙里啪啦地掉。是的，母亲的话说得没错，当初要不是自己的成分不好，母亲也不会带着自己远走他乡。只是他直到今天也不明白，自己原本是靠山屯的大户，本姓张，母亲却将他的姓改成单。

每当单宝问起这件事情时，母亲总是不耐烦地说：“问什么问？你原本就姓单，与姓张的有啥关系！”

单志刚满是兴奋地告诉小兰，家里已经同意了他们的婚事。小兰惊讶地问：“你爹那么倔，怎么就轻易同意了我们的婚事？”单志刚回答道：“幸亏我的奶奶，老太太要拿起拐杖揍他。”一句话把小兰说乐了，她咯咯地笑道：“真没想到，老太太一把年纪还这么开通？”单志刚遥望远处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你不知道，奶奶这些年多不容易，爷爷死得早，是奶奶一个人把我爹拉扯大，而且在那战乱年代，东躲西藏的，后来还要为爹爹讨老婆。我听说我娘就是奶奶从外地捡来的，

后来养大了给爹做了老婆。”单志刚的话激起了小兰的兴趣：“噢，原来你娘是捡来的媳妇啊，那两个人有没有感情啊？”单志刚看了看小兰：“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在一起搭伙过日子呗，还讲什么感情？你以为那时候还会像我们这样要讲感情啊！”

单志刚的一句话把小兰说得不乐意了，她嘟起小嘴佯装生气道：“谁说我和你有感情了，别以为你家里同意了，咱俩的事情就算成了，我爹还没同意呢，这事情就没谱！”单志刚看小兰生气了，赶紧用手扳过她的双肩，嘴上说道：“你别生气，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？”小兰故意不理单志刚，假装扭动着身子往外挣，“反正我也没有想好要不要嫁你，你家里那么穷，嫁给你又能享着什么福。”单志刚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嫁给我，我会对你好的，保准你有享不完的福。”说着，手上用力，早将小兰揽在怀里，搂了个结结实实。小兰羞红了脸，低声呵斥道：“你快撒开，被人看到了可不得了。”单志刚说：“我不管，反正这辈子不和你在一起，死了都不甘心。”说完之后，单志刚竟大着胆子对着小兰的小嘴亲了下去……

夜渐渐地深了起来，两个人搂抱在河边的堤岸上，只听到沐石河哗哗的流水声和小兰低声的娇喘声。长时间的爱抚之后，单志刚难抑内心的兴奋，竟将那一双禄山之爪探往小兰的两腿之间，却被小兰触电一样挡住：“不要，现在还不能给你，等结婚之后才行。”单志刚可怜兮兮地说：“可我忍不住了！”小兰说：“你再忍忍吧，反正迟早都是你的！”说完，小兰的脸色已是绯红一片。

单志刚说：“那我再忍忍吧，不过你可要尽快说服你爹，我想尽早把婚事办了。”小兰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爹拗不过我的，他迟早都得答应。”单志刚不放心地问：“那他要是不答应呢？”小兰说：“如果不答应，我就和你私奔，这样总成了吧？”单志刚听小兰这样说，这才嘿嘿地傻笑起来，放心地将小兰再次搂在怀里，脑海里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的渴望。

果然，正如小兰所说，小兰爹最终没有拗过她，尽管这个固执的老人百般阻拦小兰的婚事，但小兰执意要嫁给单志刚，甚至以死相威胁。后来，小兰爹指着小兰的鼻子骂道：“看来你是自己打定主意要往火坑里跳，别说我这当爹的没有提醒你，以后吃苦受罪别回家里来闹。”小兰说：“不用你管就是，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以后吃苦受罪我都认了。”

在小兰的坚持下，单志刚和小兰的婚礼终于如期举行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婚礼了，没有鲜花，没有美酒，有的只是比平时多了那么一点点的结婚气息。单奶奶叮嘱家人将那养了多年的老母鸡杀了两只，然后再去镇上扯了几尺花布，给小兰做了一身新衣裳。彩礼也相对简单，单宝挑了两担稻谷给小兰家送去，算是下了聘礼。

结婚的当天晚上，前来道喜的亲友陆续散去，临入洞房时犯了难，整个单家老

老小小总计十多口人，却挤在三间茅草房里，住宿都成了问题。还是单奶奶会安排，干脆让大哥大嫂领着两个孩子住西屋的南炕，二哥一家三口住西屋北炕；单宝老两口连同单奶奶住东屋的南炕，单志刚和小兰这一对新人则住东屋的北炕。

条件虽然艰苦了点，但那个年代南北炕的问题对于东北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，家家都是如此，不足为奇。尽管如此，临上炕睡觉的时候，小兰还是觉得有些别扭，她扭扭怩怩半天也不好意思解开自己的衣服，好在通情达理的单奶奶在炕沿的上方给拉上了一道布帘，一些有碍观瞻的行为都可以在帘子拉上之后进行，免得被人瞧见了失了体面。

单志刚对这一天可谓是期盼良久，等新娘子和衣躺下他就算计着这一夜怎样将她压在身下。可偏偏天不遂人愿，东北那时有个旧习俗，新婚之夜要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随同新郎新娘睡在一起，名曰压炕，意为将来能够儿孙满堂，幸福美满。这一天给单志刚和小兰压炕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哥的长子二蛋子，那时刚满九岁，淘气得很，煤油灯一吹就央求着老叔给自己讲故事。单志刚哭笑不得，虽然心不在焉，还是慢腾腾地给二蛋子胡编起故事来，满指望能尽快将他哄睡着，谁承想这孩子却越听越精神，听完了这个还要听下一个，直急得单志刚浑身冒汗，嘴上讲着故事，身下的一双手早已越过孩子，和小兰打起了恋恋。小兰在一边感觉到好笑，她当然知道单志刚的所思所想，对单志刚伸过来的双手，偏偏不让得逞，刚刚摸到了关键处，就被小兰毫不犹豫地打掉。单志刚越是急，她就越是打，还时不时地闪动着身子躲避着。小孩子在被窝里感觉到了他们的动静，天真地问了一句：“老叔老婶，你们在干吗？”一句话，说的两个人的冷汗差点没下来，赶紧在被窝里老老实实的不敢动弹了。

善解人意的单奶奶，在南炕适时地呵斥了孩子一句：“二蛋快睡觉，再缠人小心太奶奶下地揍你！”二蛋听了太奶奶的话，再也不敢吭声，房间里一时安静下来。单志刚和小兰屏住呼吸，各揣心事，一点睡意都没有，两个人都在心知肚明地坚持着，他们知道只有等所有人都睡着了才能行那夫妻之事。

渐渐地，南炕传来了单宝老汉的呼噜声，身边二蛋也鼻息融融，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。单志刚一颗躁动不安的心，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，他轻轻地将二蛋往不远处挪了挪，腾出地方来供他和小兰行那男女之事。农村孩子白天贪玩，晚上睡得死，所以任凭单志刚将二蛋移出好远他都没有醒，只是翻了一个身又沉沉地睡去。单志刚乐坏了，满心欢喜地躺到了小兰身边，将那胳膊搭在了小兰的身体上。正要表示一下亲近，怎奈恰好这时，从南炕传来了一声咳嗽，将单志刚僵在了那里。原来是单妈妈多年的哮喘病发作，每天晚上都要不定时地咳嗽几声。

单志刚和小兰又观察了半天，看没有什么大动静，两个人开始宽衣解带，着手行动起来……

一夜终于过去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小兰就早早起床，下地忙着全家人的早饭。那时农村有个习俗，刚过门的儿媳如果懒在被窝里，会被人笑话，小兰是个要强的人，自然不想被人说三道四，所以早早地就进到了厨房里，忙活一家人的早饭。

当小兰做好了全家人的饭菜，正要进屋叫单志刚起床的时候，却见单奶奶正掀开小兰的被窝，从里面拿出一块红布来，用眼仔细地瞧着，当她看到有鹅蛋大小的一块血迹的时候，老太太的脸上立刻笑开了花，嘴里笑着说道：“用不了多久，奶奶就又能抱曾孙喽！”说完之后，老太太笑嘻嘻地走了。小兰弄清楚了奶奶的意图之后，羞得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，暗骂自己粗心大意，奶奶什么时候放进去的都不知道，早上黑灯瞎火的起得匆忙，也忘记了检查一下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兰终于习惯了那南北炕的日子，也习惯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种种不便，包括早上上厕所的时候，为了避免和公公、叔伯发生冲突，她一般都要等男人们上完了再去。大解的时候，她也要将围裙搭在厕所的栅栏边，免得男人们冒冒失失闯进来。虽说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有诸多不便，但祖祖辈辈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小兰自然也不会挑挑拣拣。

日子依旧平淡如水般过着，小兰虽然对单家的贫穷早有了心理准备，可很多事情还是在意料之外。首先，她没有想到单家居然穷到时常有揭不开锅的情形，尽管小兰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儿媳，但俗话说“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小兰常常为做完这顿饭不知道下顿该做什么而发愁。其实也不光单家如此，那个年代几乎家家都一个样子，孩子少些还好，如果孩子多了，一大家都等着填饱肚子。生产队的效益又不好，即便你一年到头拼命干，也换不来几个钱，挨饿也是必然的。那是真穷啊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穷怕了。的确，挨饿的滋味不好受啊，如果能吃饱，吃糠咽菜，粗粮淡饭倒还罢了，但有时候就连糠菜都吃不上。没有办法，只有让年幼的孩子或者体弱多病的多吃些。为了多弄些吃的，大人小孩们都去地里拣剩下的粮食，可去得晚了，早被人拣得一干二净，只能挖些山野菜，兑着糠面熬粥喝，那粥水更是清淡得很，甚至连一点油水都看不到。

这人一穷了，矛盾就来了，正如东北那句老话所说，这叫“穷叽咯”。小兰发现，原来大嫂和二嫂之间并不是一团和气，这个看似和谐的大家庭里，其实有着很深的矛盾。小兰没过门之前，大嫂和二嫂就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。等小兰嫁过来之后，承担起了大部分的家务活，两个女人又常因孩子的问题而闹矛盾。这一天，小兰收拾好了里里外外，正要下地干活的时候，却听见妯娌俩又吵了起来。小兰赶紧跑过去，只见二嫂一边倚着门口纳鞋底儿，一边指桑骂槐地骂道：“这人啊就是不能太窝囊了，大人没能耐，小孩子也跟着受欺负，还说什么是一家



人，一家人怎么不知道大的让着小的！”

原来，二嫂家的大龙拿了一块窝头吃，却被大嫂家的二蛋抢了去，还把大龙推倒在地，脸上蹭破了皮。

小兰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之后，赶紧劝解道：“大嫂二嫂，多大点的事儿，不要因为孩子伤了和气，我再给大龙拿一块就是。”二嫂见小兰来劝架，满肚子委屈都向小兰倾诉道：“你不知道小兰，她就能欺负我，你没过门这些年，冤枉活儿我干了多少。”大嫂一听二嫂话茬不对，也破口骂道：“欺负你怎么了，你是小的，你不干谁干，难道让我一个人干？你不在这个家吃饭咋的？”

两个人正吵得不可开交，这时单奶奶拄着拐杖进来了，大声呵斥道：“都吵什么啊？你们也不嫌丢人，凡事多学学小兰，互相忍让些，亏你们还是当大的。”

小兰一听老太太拿自己作对比，心里面感觉有些不舒服，连说：“是大嫂二嫂谦让我，其实我也做得不好。”

这次事件之后，小兰发现了一个不好的苗头，那就是大嫂二嫂看她的眼神不对了，好像少了几分真诚，多了几分猜疑。一次无意之中，小兰听到大嫂和二嫂的窃窃私语，大嫂说：“嗯，看她那假积极的样子，也说不上装给谁看，有能耐就装一辈子！”二嫂也说：“嗯，我当她是好人呢，就能在老太太面前买好，难道是图什么不成？”小兰听到这样的话，当时就委屈地哭了，她没想到自己小心翼翼，一心想要做个好儿媳，偏偏却落得别人这样的评价。

晚上，单志刚干活回来发现苗头不对，就问小兰怎么了，小兰就把白天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，临了还补充了一句：“你们家的人咋都这样，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！”单志刚听了，颇为理解地搂过小兰的头，安慰道：“大嫂二嫂就是那样的人，没啥文化，说话心直口快，希望你不要见怪才好。”小兰窝在单志刚的怀里没有说话，但是脑子里却在盘算着怎么才能扭转这样的局面。

事实上，出乎小兰意料的事情还在发生着，如果大嫂二嫂在背后仅仅是嚼嚼舌头，说些风凉话，小兰还能够受得了，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止是嚼舌头、说风凉话这么简单了，它更涉及了小兰的尊严问题。

这一日，二哥志海要去镇上加工一些草料，偏赶上他着急装车，而身边却一个帮忙的人也没有，二哥便只好叫小兰替他张一下口袋，照说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等两个人装完了草料一起从草栏子出来的时候，却偏巧被大嫂看到了，这下可不得了，大嫂添油加醋地对着二嫂学说了事情的经过，说什么她看见志海和小兰一起从草栏子里出来的，小兰出来的时候还整理衣服呢……

二嫂本来就脾气火暴，听大嫂这么一说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冲着志海劈头盖脸地就一顿臭骂：“怎么的，长能耐了，知道和兄弟媳妇搞破鞋了，是不是嫌我老皮老脸的没有魅力了？”那志海被骂得狗血喷头，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当他弄明白原